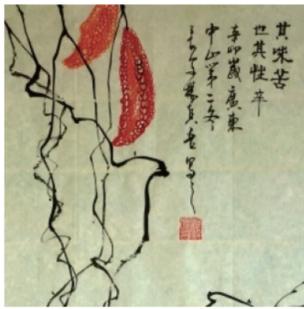


□ 伍名槐

苦瓜·臭豆腐

小时候,我是不喜欢苦瓜的。一是因为苦瓜一身疙瘩,样子不好看;二是很不喜欢那苦味,偶尔吃上一口,脸也会像苦瓜一样马上布上好多疙瘩,忙不迭把东西从嘴里吐了出来。喜甜厌苦,是小孩子的天性,也是大多数人的天性。那时候,只要有两分钱,我们小孩子就会到寨子上的小卖部里买上一颗水果糖,放在嘴里甜上半年。我们也会苦中找甜,那就是在苦瓜变红后,籽儿外面包着的一层籽衣,是甜的。所以,我们总会要求爸妈让苦瓜红了再打,这样就吃到那甜甜的籽衣。



对苦瓜态度的转变是在那一次生病。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发烧,浑身长出一片一片红色的“小米”,奇痒无比,我无法忍受。妈妈把我的衣服脱掉,拿起扫帚就往我身上扫,而且嘴里念念有词,大概意思是“什么妖魔鬼邪都离我远点,否则用扫过尿尿的扫帚来把我扫走”。爸爸也不闲着,马上到苦瓜藤架连瓜带叶扯下一根瓜蔓,把茎叶捣烂后不停地往我身上长“小米”的地方擦;苦瓜切成片,泡上少量水,等那水稍变绿色,叫我喝下。我开始不肯喝,因那水太苦。爸爸说:“这是药,药哪有不苦的?喝

下!”我是闭着眼睛,用手捏着鼻子把那半碗苦瓜水喝下去的。说也奇怪,不知是妈妈用扫帚把妖魔鬼邪驱走了,还是爸爸的苦瓜起了药效,一会儿,我的身上不痒了,长出来的那些红“小米”也渐渐消失。爸爸要我照他的方法,再弄几次苦瓜水来喝。喝过几次之后,我感觉那苦瓜的味儿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还尝试着吃了几片生苦瓜,开始时是有些苦,可吃过后嘴里清凉清凉的。从此,我不再讨厌苦瓜,爸爸妈妈做出苦瓜菜时,我也吃上几筷,吃着吃着,我竟喜欢上了苦瓜。

□ 陈勇刚

思考的树

无须出门,只要抬头透过窗户望出去,我就与树木不期而遇了。

然而一直让我疑惑的是,就在我与树木相视的那一刹那,我的心却在瞬间就进入了安宁和舒适之中,一如躺进一个温暖的怀抱,或是驶进了宁静的港湾。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所能知道的,就是在这一时刻,我没有动用我的意识,也没有拿起我的意念。我的思维就明明白白地停在某个区域,没有开动它。可是为什么面对树木的时候,我却能在瞬间进入另一种状态呢?难道是那些绿色的树们有着某种魔力?掌握着人的情感开关?或是它们怀揣着一个巨大的绿色通道?就在我与它们相视的时候,它们静悄悄地那条绿色通道向我伸了过来,让我顺利地进入安宁与舒适之中?

这种疑惑久了,我也自然不再疑惑,更不做任何探究。倒是思维在这种习以为常中,将它自然地放置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我的意识也早已深深地确认,树才是这个世上最出色的思考者。人类与它相比,那种逊色是冰与火的距离。因为树才是真正的智者。它们之所以能在瞬间影响到我,就在于它们在用真正的生命智慧牵引着我,引导着我,让我能在瞬间回到本真状态,而无须动用我的意识与思维。

而树到底思考着一些什么终极问题,以我们人类的智力也无从得知。我们与它们交流的大门被紧紧地关闭,无从知道它们的感情、喜怒哀乐。更看不见它们思维的脉络与梦想。我们能做的,仅只能是从它外在的形态窥视它的内在。

从它外在的形态来看,它的选择就是站在原地,面对天空静静地思考。而它所处的位置,从来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命运安排它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扎根。无论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也无论是在风调雨顺的南方,还是在寒冷刺骨的北方,它都只能默默地接受。而一旦站在那里,它都心甘情愿,看不出它有任何情绪。因为那是它内在的生命使然,并非任何人的强迫。

从它出生,一直到它走完自己的一生,表面上看,它似乎是永远站在那儿。然而那只是表面,从一开始它就在行走,只是它的行走和我们不一样,它行走的方向是永远向上和永远向下。向上行走,那是听从天空的召唤。向下行走,那是它感激土地的力量。只有动物才选择远方,不停地奔走,忙忙碌碌。

站在那里,它也没有刻意显示它的坚强,而是它的骨子里本身就长满了坚强的基因。所以从它站立不稳的那一刻起,它就一直选择站立,而不是倒下。它从来不像庄稼、野草那样脆弱,看季节的眼色行事,每到秋冬季节就轰然倒下。在季节的更替之中,它最多也就是选择换身衣服,让它的叶片落下,来年又换上一套新的行装,重新出发,向上生长。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无论是春夏秋冬,它都挺直腰杆,告诉我们什么叫坚强。要让它倒下,除非是不可抗拒的外力,被风刮断,或是遭到人类的砍伐。即使是遭遇一场大火,它也选择站着死去。

这一切一切的外在,使我深深地明白,树就是真正的智者。因为思考的力量来自静立。尽管我们人类自以为有意识和思维能力,但在树的面前,我们连小学生都不是。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给欺骗了。人在不停地行走和闹腾中,人的意识里则装进去的并非真理,而是自以为是,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无用填充物。而人一动用自己的思维,方向就是错误的。因为人的思维方向是向着人自身,而只有树才是面对的天空。当然,人也有思维正确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并非处于运动状态,而是静静地躺下,推开所有世界,让思维集中到一点,思维便能捕捉到正确的信息。然而可悲的是,即使这样打捞上来的正确观点,也并非本源问题,而是对自身情感状态的把握,或是私欲的真实状态。

所以我们得俯下身子,向树学习。不能仅仅只是坦然地接受树木的绿色带给我们的安宁与舒适,也不能对树木的站立熟视无睹。我们得学习它用生命的内在力量思考自我的存在价值。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握住整个世界。



我发觉苦瓜不是单纯的苦,它苦得有点,苦得有风味,吃了它之后会感到满嘴清爽,甚至能感到一丝丝回甜。那时候,物质很匮乏,猪肉、鸡蛋之类都属稀罕之物。所以我们炒苦瓜大多是掺上些青椒、海茄而已,只要有海茄,这道苦瓜菜就风味极佳了。炒苦瓜,偶尔也掺些鱼干。鱼干,只要稍微勤快一点的人家,家里都会有。苦瓜炒鱼干做法和青椒海茄炒苦瓜一样,只是多加了鱼干这一种食材而已。苦瓜炒鱼干,在当时的农村可算是一道上菜。物质渐渐富足起来之后,炒苦瓜可就花样百出了:苦瓜炒鸡蛋、苦瓜炒肉、豉香苦瓜片、腊肉炒苦瓜、腊肠炒苦瓜……再后来,更多的人为了追求原汁原味,清炒苦瓜和凉拌苦瓜便应运而生。

“酸、甜、苦、辣、咸”五味中,“酸、甜、辣、咸”这四味是大多数人所喜爱的。“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酸酸甜甜很好吃”,“吃香的喝辣的”,“除了油盐无贵味”等言语就足以证明。唯有“苦”,我实在找不出哪一句话能证明有什么人喜欢“苦”,即使有喜爱“苦”味食物者,其食物大多都不以“苦”命名,而美其名曰“独特风味”。然而苦瓜,直接以“苦”字冠名,毫不遮掩。

“臭”虽不列入“五味”,却也属“味”的一种,只是那“五味”是用嘴巴尝出的味儿,叫滋味;而“臭”则是用鼻子闻出的,叫作气味。和“苦”一样,“臭”也属人们不喜欢的味,谁愿“臭不可闻”?谁愿“遗臭万年”?说到这“臭”字,我不由想到了一种食物,这种食物也像苦瓜一样,毫不遮掩自己的缺点,直接以“臭”字冠名,

叫臭豆腐。据说清朝慈禧太后喜欢吃臭豆腐,但嫌臭豆腐名字不雅,把它叫作“青方”。作为一种小吃,卖臭豆腐的小摊满街都是,什么“南京臭豆腐”,“长沙臭豆腐”,“绍兴臭豆腐”……弄得整条街道到处充斥着臭豆腐的味儿。喜欢吃臭豆腐的人都叫,“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我呢,只感觉臭,没有香,因为我只要闻到臭豆腐那味儿就会作呕,怎么还能去吃呢?前段时间,天柱大街上突然冒出许多打着“天柱特色臭豆腐”招牌的摊子,弄得我在天柱城里几乎无路可走。偶尔有摊主还向我叫卖:“小伙子,来点臭豆腐吧,天柱特色。”我掩鼻摆手,仓皇而逃。

我不反对别人吃臭豆腐,他们喜欢那臭味,喜欢吃那东西,那是他们的自由。而对于臭豆腐,我是不喜欢的。

臭豆腐和苦瓜名副其实,不加虚饰,不事美化。前者我是无法喜欢起来的,但不管你吃不吃它,只要稍有靠近,它都会霸道地占据你的嗅觉,宣示它的存在。而苦瓜不同,它本身是苦的,却苦得安安静静,你吃了它,你就感觉到它的苦味,你不吃它,它的苦味绝不会影响到你,你根本不知道它是苦的,就是把它和其他食材放在一起炒,它传递给其他食材的只有它的清香,而绝不会传染一丝苦味。宋人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具有洁身自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追名逐利的人格,它是花中的君子。而苦瓜“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它是菜中的君子!我是喜欢的。

□ 李季

初夏

(外一首)

春尽,山空
鸟鸣随流水悠悠
新绿成旧,往事成昨
那时我坐在老屋的门槛
是个忧郁的少年
曾经爱过的花
想过的人
漂泊的脚印
如水一样的日子
一个失意的人
本该隐姓埋名
隐于春尽,隐于夏至

风掠过淡蓝色的天空
何处寻余生安稳
何人问粥可温

提起故乡
提起故乡,鸟鸣回响
青葱的庄稼,碧绿的池水
蝴蝶翩翩飞过
豆角花在微风中点头
胡萝卜和野兔
青蛙和小蝌蚪
田埂蜿蜒
小草跟着蜿蜒
提起流水,它一日日远去
谁守着旧时炊烟
旧时儿歌
故乡安好?可以
互道晚安的人
又在何处

□ 赵宽宏

种子·秧苗

一粒种子

秧苗

一粒种子
不能没有梦想

种子睡在泥土下,纷纷
被一场绿色的梦摇醒
摇醒的
还有撑得出水的春天

曾经因为不合时宜
被时令默默地遣弃一旁
孤寂着,迷惘着
甚至绝望着
但决不在黑漆漆的阴冷中
选择冬天

农人将秧苗
整齐地排列在水田
接受阳光的检阅
生机勃勃的景象
让路过的风略一停顿后
才翩翩起舞

一粒健康的种子
绝不会错过春天

秧苗们相互鼓励,发誓
决不辜负脚下土地的情意
而土地也不辜负农人的汗滴
于是同一个主题
踏着同一个频率
向季节深处前行
所有的心思都归结于
受孕怀胎
结实

相信一滴雨露
信任一缕阳光
怀揣绿色的希望
破壳生根
破土出芽
点燃整个世界的惊讶

□ 史春培

幸福的事儿

几年前,一个青年礼貌地叫我阿姨,猝然有些心惊。渐渐地,被很多人叫,就释然了,也习惯了。其实自己知道青草再黄几次,花儿再开几回,我的称呼会更加慈祥可亲,就像深秋树上熟透的果子。

年轻时特别喜欢吃野山楂、酸葡萄,如今已有怯意,牙齿用酸痛表示拒绝。我穿过很多漂亮的旗袍,如今却都把它们叠放在衣柜的一角,就像堆叠一份往事,不忍丢弃。这一年腰身逐渐丰满,体重明显增加,发间已偶见白丝,我知道是被一个很轻的名字改变的,它叫岁月。我为它蹉跎,也因它拼搏,可无论此生盈亏,我都要向它俯首称臣,想到这不免泪眼潸潸。

大街上的高楼越来越多,可我的心里是那么拥挤。我小小的心容不下生活的高度,甚至不敢抬头仰望,怕热烈的阳光晃我的眼。树依然如儿时那么翠,花儿还是像年轻时那么红。道路越来越宽阔,汽车的喇叭越来越焦急,它们掩盖了清悦的马蹄声,家犬的狂吠声,还有亲人喊我乳名的呼唤声。街上涌动的人群离得那么近,可哪一双手都不会伸向我。超市里的盐依然白,酒依然烈。音响里唱着:“听闻远方有你,动身跋涉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或许,动情的都只能在歌声里。

或许,我真的老了,老在一个称呼,老在一件衣服,也老在一首首歌里。“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至今我依然在心里千万次唱响这首歌谣,尽管我已被曾经的夏天远远地甩在身后。在歌声里,我看见一株草的枯萎,一条河的枯竭,一颗星的陨落,更看见了一个人的老去。

站在镜子前,我曾仔细端详自己,像看久别的恋人一样。我忘记了眼角的皱纹是哪年深的,脸庞的斑点



是哪年长的,甚至,我想知道:是哪一年的冬天开始,我学会了失眠,学会了回忆。还有哪一年秋天我的眼睛开始朦胧,甚至看不清相处多年的亲友。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像一株草,看见了泛着白光的镰刀;像一头牛,看见了扬起的鞭影。我抚摸着自已,就像抚摸一个婴儿。我知道我爱她的身体,这才是我的财富,千金难买。岁月多么好,它用独具匠心的刀痕,雕塑了独一无二我的。

年近五十了,想到此,不止一次地心惊肉跳。我真的老了,老到儿子跟我照顾照顾好自己,别为他操心,老到父母不再忍心打扰我。或许,我真该忘记所有的沉重、压力、以及疼痛,活回一个孩子。

夕阳敲打在玻璃窗上,慢慢照亮我的粗布衣裳,也照亮我手里的残书,暗暗喜欢的字句就慢慢亮开了,这是我命里的字句,它藏着深深的情愫。在它面前,所有的急躁得以平息,所有的伤感在此中修复。

在一场接一场的推杯换盏中,我长了一岁又一岁,父母老了一年又一年。我依然踩着朝阳,或者踏着星光,往复在看望父母的路上,看着父亲将一杯杯红茶喝下去,听着母亲让一件件往事浮上来。我只需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们,也让他们默默地看着我。

不由想到,或许老去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刊头图

佚名 摄

我州作家姚瑶作品入选中国作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本报讯 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2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公告,我州侗族作家姚瑶诗集《独爱人间最小的村庄》入选该丛书。

据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从2018年起新设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项目,旨在发现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中青年作家,推出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力作,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据了解,姚瑶诗集《独爱人间最小的村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以

“最小的村庄”为视角,以小视角切入点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记录一个个鲜活人物、一个个鲜活事件,实现在新时代巨大变化之下的诗意表达,用诗歌的方式记录时代进步、民族融合、乡村振兴的点滴感悟,折射伟大时代的光芒。通过诗歌的方式记录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村庄小场景,融入作者对乡愁的思考,以“小”折射伟大时代的变迁,作品正视现实,从平凡的文字中升华对时代、对生命与生活的关照,表达作者对当下思考,对乡村、对生存和生命现状的关照关怀。(蔡兴文)

□ 郭华悦

一棵春草品人生

春天的草,曾一度是我的“死敌”。

用“死敌”来形容那会儿的草,一点都不过分。开春了,农家扛上闲了一冬的锄头,开始耕耘新的希望。可与希望一同到来的,还有野草的烦扰。

那田里头,一棵又一棵的野草,破土而出,有叫得出名字的,但更多的是叫不出的草儿。形态各异,掺杂其间,虽不多,但一眼望过去,那冒出来的浅绿之下,似乎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在酝酿着更多野草的破土而出。

每逢这时,心里头总不禁暗暗叹气。大人们在车头松土播种,孩子们则负责将那些野草一一除掉。大半天下来,休养了一冬的身躯,腰酸腿疼。坐在地歇息的时候,心里头总想着,若是这世界没有了野草,该有多美好!

可如今,人生走到了中段,已至不惑,却开始明白了野草的美好。

这些年来,生活好了。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起远去的,还有野草。钢筋水泥的都市中,似乎连野草都成了奢侈品。可就在这样的时候,却不禁怀念起,那曾经困扰着我年少时光的乡间野草。

那次回乡,脚步姗姗,我来到了山野间。还是那片山野,多少年了,这里似乎没什么变化。春风吹来,野草片片,我溜达着,累了,就坐在柔软的草地上。看着脚下,身边,还有四周无处不在的野草,心中油然而生一股亲切感。那种在春风的抚摸下,悄然钻出泥土,绽放生命力的顽强,令我动容。